

## ■生活质感

## 吃茶的心情

□徐风

畅志于清旷之乡，特别是仕途困顿或倦于俗累的人，更能在这清致中求得恬淡平和的心境。

我们的祖先很早便从饮茶中发现了跟他们心态相一致的品性。比如，茶的淡雅幽远，甚合于他们迎风踏月、抚山弄水的意趣；茶的苦中蕴甘，则适于他们节衣省食、甘苦共济的信念。久而久之，吃茶不仅是一种雅事，而且是一门学问。唐人陆羽，不愿进入仕途，也不肯皈依佛门。古代的社会比我们今天宽容多了。想那陆羽一无基业俸禄，二无手艺田产，甚至连寺院香火钱也没有一文。他所有的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强大的内心。毕生隐居乡间，闭门读书。但学历和职称之类，是全然没有的。但他只要有茶，心情就不会坏。一个连固定住所也没有的人，照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活法，杖击林木，手抚活泉，逍遥地独行于山野。估计他朋友颇多，游历四方，察访茶情，全靠友人支撑。又披览众籍，钩沉寻迹，以烹茶清淡为乐，古风悠然而逸情高卓，在宜兴与长兴交界的顾渚山间写下三卷《茶经》，以为生平快事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时至今日，翻开《茶经》，我们仍能通过字里行间，感受到那种文火细烟、小鼎长泉，意幽禅窗、神栖物外的意境。

## 三

“日常是灰败，茶是鲜明照眼。人生是干枯，茶如秋水盈润。”（作家潘向黎语）这一脉悠悠清茗，似延续不断的香火，无论在繁华的闹市，还是在偏僻的乡村，淡淡一壶清茶，袅袅几缕清

香，在布衣百姓的心目中，有着不可替代的乐趣。

说茶，不能不说说壶。一把新出窑的紫砂壶要变到沧桑满怀，需要多少茶？当年徐悲鸿随身用的一把紫砂老壶，被新来的女佣洗去了壶中厚厚的茶垢，悲鸿叹曰：十万茶山，毁于一旦。

紫砂壶上有土气与火气，那是要靠茶来摆平的。所谓养壶，主打的角色是茶。离开了茶，那壶就断不了还是跟它的前世一样灰头土脸。紫砂壶的“开光”与茶的真香，以及饮茶者的心情，从来就这样不离不弃。让一把好茶叶泡出好味道，就如一个好女人嫁什么男人一样。茶与壶，就是这般相互滋养，相互托付；好茶的真味，必得用好壶来发扬光大。可不是吗，壶中沸水滚，茶里言语香。朋友知己，偶聚一起，衣洁袖净，把壶品茗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茶香，壶靓，心情自然疏放。品啜之余，又骋以清谈，什么家国天下、匹夫之责，什么仕途经济、青史留名，都是可以暂且置之脑后的。如果说，古人吃茶十分计较环境，如在室内外，则需凉台静屋、明窗曲几之类；而在野外，又需择林竹之荫、泉石之间。吾等现代人，身心俱被局促，或围陋室之窘，或迫光阴之紧，条件难如古人。君不见，乡下老茶馆里的大叔大伯，蛛网就在头顶，苍蝇横冲直撞，嘈杂之声更是不绝于耳。老茶客们仍然手执一壶，心安神定，一个个都那么静若处子，沉浸 在一种宁静、祥和的气氛之中，令人好不钦羡。

依愚所见，吃茶尤适于三五知己、朋友围坐。古人讲究缓烹慢煎，吾等只须一壶开水、半把茶叶，将茶泡开，细品悠啜。逢上得意事，清茶能浇却骄纵，而平添一份虚静；倘是心头失落、身处困顿，手捧一壶，则一脉热线贯穿心底，虚空之身顿时便有了依托，无论窗外丽日天高，还是楚天密雨，心里都会忘却人生的种种烦恼，生起一种悄然的快意。

生命苦短，不可无茶；驿路漫长，不可无茶；世道纷扰，不可无茶；醒神益思，不可无茶。无论在天涯海角，茶的清灵与玄幽会伴随着我们的风雨旅程，而最终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。

说不尽的茶，饮不完的茶。有空，就让我们捧起茶壶，举起茶杯吧。

## 小汉娜·小牛郎（外一首）

□丘树宏

德国女婿玫瑰·马丁的侄女小汉娜，是个4岁的小女孩，陪我们参观她妈妈工作的奶牛场，小姑娘与这里的小奶牛亲密无间、形如朋友。

一头金色的头发，  
一摇，一晃，  
都是满眼的阳光。

刻意穿着

我们送的花裙子，  
透出一点儿中国模样。

看我们的时候，  
总是羞涩忸怩，  
好像一朵夜来香。

看奶牛的时候，  
总是活泼亲热，  
如同一段田园小唱。

哈哈，来到小奶牛栅栏，  
竟与它们一起打闹推搡，  
浑然成了一个  
调皮的小牛郎。

## 爱看书的伊娜

亲家迪特的夫人伊娜，是他们这个家庭的主心骨，既贤惠，又能干，还有一个特点是酷爱看书。

你是漂亮的主妇——  
两子两女，  
生了四个娃。

你是勤劳的主妇——

内外外外，  
操持一个家。

丈夫要做事业，  
子女已经长大，  
孤单在家的日子，  
惟书本随你说话。

读了那么多的书，  
从来也不会自夸；  
最喜欢说的是巴尔扎克，  
为批判叫好洒浪漫泪花。

什么时候请你读一读中国，  
《红楼梦》一定让你万分惊讶——  
那几个尔虞我诈的爱情故事，  
曹雪芹尖刻睿智的嬉笑怒骂。

## 爱的絮语

丁薇

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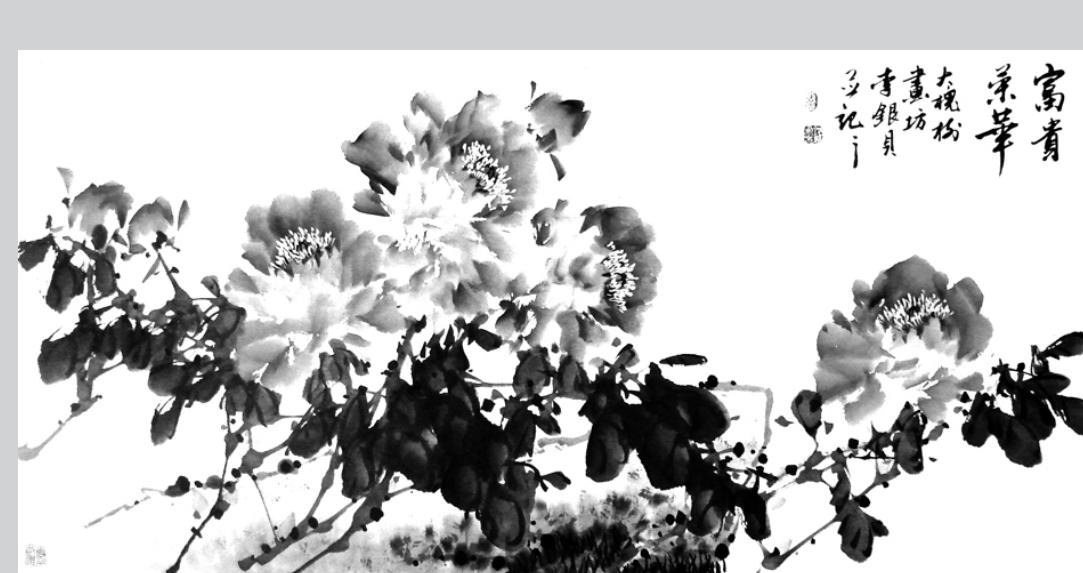
薇

清晨，当一滴雨露渐渐消失在  
如丝的阳光下，  
那湿润的空气，  
是我的身体。  
我就在那里，触手可及。

午后，当一抹朝霞淡淡拂过你的面颊，  
那悠长的倒影，  
是我的想念。  
我就在那里，若隐若现。

子夜，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  
失去最初的色彩，  
那冷艳的青光，  
是我的眼泪。  
我就在那里，无怨无悔。

爱情总是那样不期而遇，  
让人措手不及。  
青山还在那里屹立，  
太阳还照常升起，  
你还是你。  
而我，  
早已情归故里。



李银贝作品

## 原上草

第205期

## ■土地与生长

## 日出后的沙坪坝

□郭雪波

晨，毛泽东从下榻的美龄馆出来散步，恰见蒋介石迎面而来，两人在此不期而遇。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，就这样拉开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序幕。

居歌乐山，悟歌乐山，悟道山之歌乐真髓者，其实更数清朝人王尔鉴。

近日，我暂住歌乐山下沙坪坝，听着嘉陵江上轮船号声，夜里静读王尔鉴所著《歌乐山赋》，慢慢品出其中滋味。过去那“乐”字一直念成“le”音，读了《歌乐山赋》，忽觉应读“yue”为更准确。

王尔鉴是河南信阳人氏，雍正庚戌年取进士，乾隆十六年由山东济宁知州降任巴县知县，在任期间全力编纂《巴县志》，介绍《歌乐录音》等十二景，为重庆留下极宝贵的历史珍籍。此文可谓大气隽永之作，展现出王尔鉴满腹经纶横溢才华。他以山之歌乐为题，寻觅歌乐真音为宗，道出世间万物形与实中的真谛，抒发胸意，让人体味其怀才不遇但仍存大志。

晚上小酌后，重庆诗人雨馨开车邀我们去南山一棵树观景台，一睹巴渝夜景。

车沿着盘山路爬了很长一段路。夜色朦胧，空山寂寥，信步登高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这里海拔五六百米，连着炮台山，因为有一棵老的黄桷树而得名。凭栏俯瞰夜幕中的山城，一览无余，山下万家灯火宛若星汉璀璨，城似山山似城，高低起伏鳞次栉比，两江环绕，市中心渝中半岛犹如一颗夜色中的灿烂明珠。

诗人林雪迷蒙着双眼低叹，真美。

小说家吴克敬比我岁数稍大些，谈天中总离不开人与城市命运之类。

说起这座古渝州城，经两千年历史风雨，阅尽人间春色，

就说近现代吧，因它的山重江绕的天险，无意间成为国之陪都，却招来日本人数年残酷的狂轰滥炸，在废墟和血肉中它依旧傲然屹立，铸就中华脊梁，被颂为英雄城市；而这两三年，它又在有意无意间招来众说纷纭。然而，一切都将会过去，风雨洗尘后它依然故我。

我想，一座城市自有它运行的历史轨迹，并不会依人的意志为转变。山河护佑，风水古有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相信它会继续谱写自己英雄城市的历史新篇章。

雨馨招呼人家说，咱们下山喝茶去。

江边茶肆清雅得很。饮茶清心，可放下低吟历史的沉重话题。

清晨醒来，见窗幔缝隙有亮晃晃的光，那是阳光吗？

离开繁忙的京都，来雾都阴霾几天，没想到今天竟见日出了。在一年四季总阴沉着脸的重庆，这可是难得一遇的冬季日出，太阳总能使人心情舒朗些。

上次来重庆，我提出想去渣滓洞和红卫兵墓园时曾被人讥笑。

年轻时一直有个冲动，想去看渣滓洞。一部《红岩》，曾像一把烧得红红的烙铁，把一群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形象，深深烙进了我的脑海里。那时我才15岁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读着《红岩》《牛虻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书长大的，谁也无法拿手掌一抹，就把自己青少年记忆一把抹掉。

歌乐山下的嘉陵江在静静流淌，流走了岁月，流走了历史。

据说早先有个叫程尔昌的人变卖田产开办一采煤小窑，因煤少渣多而称之为渣滓洞。他决不会想到自己这不经意

开的小煤窑，日后竟成为秘密监狱屠杀场而扬名天下。跟国内外影视片中的大场面监狱相比，这里窄小简陋得让人惊讶，分内外两小院，最多时这里囚禁过700余人，200多人被集体屠杀，仅有35人脱险。这令人想起德国纳粹的疯狂。看着江竹筠一家三口的照片，那稚嫩的学生模样，她10根细手指是怎么经住一根根竹签插进去的？

去红卫兵墓园时，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，重庆又恢复了老面孔。

住处离沙坪公园不太远，走进去时，园内小广场聚集了好多人正在跳集体舞，大声放着音乐。路旁树木葱茏，坡上长满鬼针草、矢车菊，枯落的树叶湿漉漉地躺满路边小沟。沿铺砖的台阶拾级而上，看见一道高高的铁栅栏门，两边是黑灰色高墙把墓园围起，门侧是重庆市文物局所立标牌：红卫兵墓园。墓园中间有一条窄甬道，两边是一座座墓碑，大多立体长方形，我们感慨，心中寂然，一时都无言。

听说诗人顾城当年曾意外走进这片荒野坟冢，留有一首诗《红卫兵之墓》：

泪，变成了冷漠的灰，/荒草掩盖了坟碑。/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，/依旧在地下长睡。/在狂想的铭文上，/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。

徘徊在这里，心变得压抑。突然觉得，一旦社会陷入某种迷茫，陷入精神上的疲惫和无从，有些事的来临是无法回避或阻挡的。

离开公园时小雨渐渐停了。小广场上的舞者们依然在跳着，喇叭里歌声强劲。

头顶上云缝中，有阳光怯怯地洒落下来。心里为之一喜，天又要放晴了！桥头有好多“棒棒”在觅活儿，一根木杠上扛生计，扛一家冷暖，扛儿女希望，扛自己幸福，他们才是重庆特色的真爷儿们。没想到晚上在沙坪坝广场听故事会时，意外见到白天码头上聊了两句的那个“棒棒”汉子，就坐在最前边台阶上，裸着泥腿，抱着盒饭，肩头倚着一根棒棒，人神地听台上艺人在说书。精彩处，他还时不时喊两声：“好！好！”

我心中一热。劳动者的精祌需求，他们渴望的文化生活，其实很简单。

哦，日出后的沙坪坝很美丽。

阳光下的大地，那么的疏朗而灿烂。

## ■记 忆

## 早春

□李延青

鲤鱼川山高地寒，秋冬来得早。春夏却总比川外迟20多天。临近3月，川外的杨柳已绿了，鲤鱼川仍旧一幅天寒地冻的模样。既然春耕还早，各队队长就把社员们又轰到河滩或某个山脚沟岔，接着去修田造地“学大寨”。

星期天吃过早饭，同学找上门叫我结伴上山去砍柴。收拾停当刚出家门，奶奶的喊声就追上来：水缸都见底了，中午做饭还没水吃，你打的水哩？我猛然记起，昨天放学去挑水，先跑到操场和同学打了场篮球，结果把水桶丢在水井边。这会儿只好叫同学先走，挑水回来再去追赶他们。

太阳两杆子高了，藏在灰沉沉的云层后面，没有光輝，怯怯地，冻僵一般。我正沿着空旷的街道往水井走，冷不丁听到一声：“春天来了！”

声音陌生且怪异——嘶哑尖细，像钢丝一般钻进耳朵。

这儿男人们已经出工，女人们还在家收拾锅灶，村落里显得冷清寂寥。我站在脚四下去看：不远处一白一黑两只母鸡孤零零在徜徉觅食，左近临街的土台上只有一位老人靠着墙根在晒暖儿。我蓦然感到一阵害怕：多少年来，我从没听说过他说话！

老人默默目视前方，对面的南山灰蒙蒙的，背阴还残存着年前的积雪。他睁着两只灰白色的眼睛，像两块瓷片。他已经瞎了好多年，行动全凭身边那根手杖。那是一根山桃木手杖，黑紫黑紫，铁一样硬，还是儿子当年去临界山西的大山割编的桃条时给他砍回来的。好在90多岁的人已不需要再走多远的路，每天他就是从家里来到这个土台上，再从这里回家去吃饭睡觉，总共也没几步。通常他连坐的蒲墩也不带走——蒲墩是用玉米棒子皮拧成的，如今已变成灰黑色。老人穿一身臃肿的棉衣，脖子上挂着烟袋荷包，脚边燃一根火绳（火绳是拿秋天的香蒿拧成的），手指粗细，用点烟。但我从没见过老人吸烟，火绳永远放在脚边，似灭未灭，如一条草绿小蛇，是摆设。只要天气晴好，老人一年四季都坐在那儿，只是时间不同。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理他，他也不去搭理人，宛如谁家丢在那儿的一棵年久陈腐的老树疙瘩。

老人的家就在他身后东侧那个门洞里，是一个狭窄的两进院落。他住北屋，东西厢房和外院的南屋则住着他的孙子和堂孙，他们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而他儿子10来年前就已经去世。我没有进过老人屋里，偶尔从院里穿过，却忍不住往里面瞥一眼：迎门那口用茅草遮盖的棺材，给他的房间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恐怖。

我正疑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他说的，突然那嘶哑尖细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闻闻。”

这回我确定是老人在说话。我看到他稀疏的银白色胡子在颤动，还隐约看见他光秃秃的鲜红的牙龈。

我仰起脸，嗅着鼻子——在寒冷的微风中像品尝食物那样用心辨别——终于，我捕捉到一丝湿润泥土的腥味。心里顿时舒展开来：哦，春天来了！

我往水井走去，一路在空气中搜寻。于是，又闻到陈腐柴草的气息、街边猪圈的味道、杨柳或什么树木发芽吐叶那种久违的苦涩……这气味原本都被严寒封冻起来，现在它们苏醒了，复活了。我发现原来街边已出现一片片消冻的湿泥，井边那棵老柳树的枝条分明柔软起来，像姑娘的腰肢在风中款款飘摇……

担水回来又打老人身边经过，老人仍旧默默面对着南山，如一棵陈腐的老树疙瘩。我明白，刚才他就是想把自己对节令的发现告诉人，无论那人是谁。想到这儿，心里涌起感动，头上的太阳也温暖起来。